

岁月如诗 金汤 青春美丽

林希
著



正如爱写诗写出了高洁，

贾平凹写出了沧桑。

迟子建写出了薇尔齐斯河。

林希先生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天津。



林希自选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林希自选集

岁月如诗
金汤
青春美丽

林希

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如诗·金汤·青春美丽 / 林希著. -- 天津 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9.5
(林希自选集)
ISBN 978-7-201-14615-7

I. ①岁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43783 号

岁月如诗·金汤·青春美丽

SUIYUERUSHI·JINTANG·QINGCHUNMEILI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刘 庆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 300051
邮 购 电 话 (022)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 子 信 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伍绍东
装帧设计 汤 磊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.625
插 页 6
字 数 180 千字
版次印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联系调换(022-23332469)

目 录	岁月如诗	1
CONTENTS	金汤	137
	青春美丽	231

岁月如诗

因为爱书(爱读书、爱买书、爱借书,后来的爱著书),我先后两次“罹难”。第一次,1948年,国民党统治晚期,因为爱书,险些丢了小命儿,幸亏得好友马克先生搭救,才保住了一颗花岗岩材质的脑袋瓜子,免了一场丧命之灾;后来,解放战争胜利,“社会主义好呀社会主义好”,又因为爱书,第二次“罹难”,只是此时,好友马克先生正在乡下挨监督,他救不了我,我只好低头认罪重新做人去了。

积七十年之经验,老朽始知,书也,绝对不是“好东西”。中国人只知道女人是祸水,其实书才是最大的祸水。女人可以亡国,书,绝对可以灭种。被女人亡的国,再出来一条好汉又建了一个新国,自然就又出来一位新的可能亡国的美女做妖;被书灭了种,再没有人能出来写一本书造出一个新“种”,就是再造出来,也变“种”了。

第二次“罹难”的事,大家都劝我别提了,咱就说1948年那桩险些“罹难”的事吧。

1948年,我是语言所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。我们这个系,在校学生只有六个人,可是每逢孟先生讲《殷墟书契》,整个教室都座无虚席,连窗沿上都坐满了人。好在孟先生上课,从来不和学生交流,他老人家如入无人之境,虚眯着眼睛,微微地扬着脸,摇着脑袋瓜子自顾自地吟唱,唱够了,过足了瘾,下课。孟先生胳膊挎上手杖,孟露小姐挽着孟老夫子的胳膊,孟老夫子踱着四方步,谁也不瞧,潇洒地走了。

哟,一下子出来两个人。

孟老夫子何许人?

国字号大师。

我们南苑大学,有五大所,语言所、史学所、理学所、哲学所,还有经济所。南苑大学的五大所,因六大教授得名,语言所的孟老夫子,史学所的郑先生,理学所的何先生,经济所的吴先生,加上语言所另一位泰斗、当年和鲁迅先生一起编过杂志的李先生,合起来,人称“六大泰斗”。

不对,明明五大教授,怎么说成六大泰斗?

加上校长张先生。

就因为我们这六大泰斗,南苑大学在世界大学名校中名列前茅。这还不是后来那种“排行榜”,那是花钱买来的名次,南苑大学的名声是“思想自由、学术独立”精神创立起来的。能在南苑大学混上一顶学士帽,吃遍天下。混得最好的,国民党行政院院长,献身真理的热血青年。闹革命,建立了新中国的伟大共产党,最高领导人,就有俺们南苑大学当年的一位学子。

牛不牛?

南苑大学六大泰斗不仅代表了中国学术的最高水平,在政治上也是不可小觑的民间力量。南苑大学以思想激进闻名全国,更被国民党当局密切关注。一次,社会局带着宪兵来校抓人,张校长一把椅子坐在学校大门正中,六大教授每人一只板凳坐在张校长身后,六大所的教授们排成人墙,站在七大泰斗身后,愣和社会局宪兵对峙了八个小时。最后南京发来命令,乌龟王八蛋们才蔫拉巴几地溜了。

回到孟老夫子讲课。何以孟老夫子下课时由一位美女孟露小姐搀扶着走出教室呢?

这就要说到南苑大学的校花孟露小姐了。

孟露,原名并不重要,那时候美国影星梦露正迷得全世

界发狂，偏偏我们学校的这位校花容貌长得和梦露小姐一模一样，高高的身躯，圆圆的脸蛋，亮亮的大眼睛，月牙儿小嘴向上弯，卷曲的头发。1945年美国水兵登陆天津，一群军官来校参观，出来致欢迎词的就是孟露小姐（自然是地道的美式英语）。美国水兵舰长听着欢迎词，在台下跺着脚大喊“梦露梦露”，由此人们就将这位校花的原名忘掉，称她是孟露小姐了。

孟露小姐原来是经济所的学生，后来她爹妈私下做主，将她许配给了国民党政府财政次长的二儿子。孟露死活不干，两边闹翻了脸，她爹妈不认她了，登报脱离关系，小姑奶奶孟露也没向他们让步，更名改姓，叫孟露了。断绝家庭关系，没人供养读书，正赶上语言所要为孟老夫子招一位书记员；不是助教，助教要有学历，书记员就是协助孟老夫子工作，如此，孟露小姐毅然弃学工作，靠自己工资独立于社会，也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。

孟露小姐国色天香，什么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，无论如何形容都不及孟露小姐美丽容貌的一半，而且，孟露小姐说话轻声细语，性格温柔。不光我们南苑大学很多人被她倾倒，连北洋大学、辅仁大学，再远到北京清华园、南京艺术专科学校，每天都有人为孟露小姐发誓终身不婚，包括本人。唉，小不拉子，排不上名儿了。

孟老夫子讲课要带很多东西,甲骨原件,是不能带到课堂上来的,拓片太小,看不清楚,孟露就将拓片画成立轴,孟老夫子讲到什么时候,就将拓片画轴挂上。每逢孟露挂拓片画轴的时候,许多人就忙着去抢,抢挂拓片是假,借机朝孟露小姐旗袍领口、袖口看看,才是真正目的。好在人家孟露小姐几个纽襟儿结得很严,白费力气,里面的风光,一点儿也看不见。

本人聪明,才不费那股瞎力气。我坐在前排,孟露小姐挂拓片,脚尖要踮起,旗袍往上一抻,小腿露出一大截,特性感。

所以,有不得好死的人说,何以听孟老夫子课的人多,大多半,是看孟露小姐来的。

也许别人是,我不是。

孟老夫子讲课结束,由孟露小姐搀扶着走出教室,我们六名学生和满满一教室的旁听生全体肃立,连气也不敢喘,目送孟老夫子走出教室,直到孟先生拐进休息室,屋里的学生才敢走动。你别以为孟先生呆,他前面走出教室,后面有一点声音,他立即回头看。学生们都怕孟老夫子的“回头一望”,大家都说,被孟老夫子盯上一眼,折你十年寿数。

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求学生活,和现在不一样。现在教授还没走出教室,学生先挤出去了,没点胆量的教授,先请

学生们走,唯恐被学生们挤倒,到了这年纪,老胳膊老腿,摔跤可不是小事。每天教授去学校,老伴儿们都嘱咐,别和学生们抢道儿。

其实,孟老夫子并不认识他的学生。黑压压一教室人,他连看也不看一眼,就自顾自地开始哼起来了,时间一到,甩下袖子,抬脚向外走。且住,孟老夫子怎么不挟他的讲义夹呢?你们又不明白了,我们读书那时候,教授讲课以不带讲义为荣,两只袖子一甩,走进教室,两只袖子再一甩,优哉游哉地又走了。最牛的教授,深度近视,几近双目失明,也讲课,什么也不带,就带一张嘴巴。学生们鸦雀无声地坐在教室里,教授有时候问:“屋里有人吗?”他以为教室里没有学生,只他一个人犯病呢。

孟老夫子不认识他的学生,我也不认识我的同学。入校注册的时候,我们这个系只有六名学生,遇到孟老夫子讲课,黑压压教室里坐满了人,谁认识谁呀?

这里,新潮学子们又不懂了,一个系只有六名学生,何以孟老夫子讲课时教室里坐满了人呢?那些人是干什么的?教育部的?公安局的?团市委的?宣传部的?都不是,就是听课来的。

那时候,大学没有门卫,自由出入,教授上课,也不点名。名教授讲课,座无虚席,普通教授讲课,一个人没有。没

有人,他也讲,讲三民主义救中国,讲国学,讲《论语》。不像现在的什么“讲坛”,越是骗子胡说八道,收视率越高。那时候学生混账极了,教育处换了几个权威,其中包括那个首创“新人生论”的哲学家,走进教室,一愣,以为是女厕所了。怎么没人?厕所也有人撒尿呀,怎么我来讲哲学就没有人听呢!

说了一兜绕弯子话,现在就要说到正题了。

正题是,每次孟老夫子讲课,我发现总有一个陌生人坐在我旁边。

那时候进大学是很难很难的事,倒不是大学门槛多高;考试也不严,只要你想进大学,而且参加考试,一般落榜的可能性极小,还不要高中毕业文凭,只要有人证明一下你具有进大学的条件,那时候叫“同等学力”,就可以报名,报上名就参加考试,交上考卷,就录取,然后你就是大学生了。

自然,更多的人不能进大学门。家里没钱,或者还得做事,挣钱养家,白天去公司上班,下班后匆匆往大学跑,说不定能赶上一节课,就是赶不上课,学校里有几个朋友,也能借到听课记录。

没有人询问旁听生们的名字,今天你坐在我旁边,明天他又坐在我旁边,都是一辈子见一面的路人,更没有人会询问,那个什么什么长相的旁听生怎么好久没来。旁听生么,

听了就是旁听生,不来听,就什么也不是。

只有一位旁听生引起我的注意,每次孟老夫子讲《殷墟书契》,总是他第一个到教室,占个好位置。我对《殷墟书契》也有兴趣,第二个进教室,就坐在这位旁听生旁边,很多次他还向我笑笑,似是对于自己的“蹭课”不好意思。我也向他笑笑,告诉他无所谓。学校就是妓院,有钱的爷来玩玩儿,没钱的穷光蛋看热闹。我们是在校生,泡够了时间,滚蛋;你们是旁听生,只有看热闹的份儿,也占不上什么便宜。

早早坐在座位上,没事好做,我又是一个惜时间如生命的好学之士,坐在座位上,我就读书。我读书品位极高,不三不四的破书,连看也不看,那一天我正在读瞿秋白的《红都纪事》,就觉得有人暗中捅了我一下,还小声地提示我说:“来了。”我下意识地抬一下头,正看见另一个人走进教室。我不明白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旁听生为什么提示我这个人“来了”,但还是立即收起《红都纪事》,装出打瞌睡的样子,眯上了眼睛。

如此,听出门道来了吧。

1948年的大学,国共两党拉开阵势,共产党一方组织“反饥饿、反迫害、反内战”进步阵营,组织、启发学生接受新思想,从组织上、思想上迎接新时代的到来。国民党一方更是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监视迫害,千方百计搜捕进步学生,破

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,诱迫进步教授,企图将学校建成他们最后挣扎的阵地。

旁听生提醒我“来了”的这个王八蛋,叫魏敬明。不知道是哪个所的,职业学生、三青团、蓝衣社、调查局,什么背景都有,更是学校四维学馆的铁杆骨干,监视学生动态,按时向当局打小报告,特务!

南苑大学的四维学馆,活动能量极大,什么活动都组织,而且有经费,每次请圣教会来人讲课,不仅给讲课费,还专车接送,连请来听讲的人都有酬谢,倒也不给钱,就是预备小吃,课堂外面一张大条案,小烧饼、酱牛肉、西式点心、饮料、巧克力,足够吃饱。小无赖林希有时候也去凑热闹,弄一大包食品回来,够吃好多天。

国民党当局发现孟老夫子讲课时旁听生最多,他们也不是吃干饭的,自然就想何以这样一门死学问引来这么多人,想了一阵儿,明白了,听孟老夫子讲课是假,暗中一定有活动,倒也不至于鼓动暴力革命,反正传送个激进书籍呀,交换点消息呀,可以逃避他们的监视。

于是,魏敬明也“听”孟老夫子讲课来了。

我装作没事人的样子,在一旁打瞌睡,听见魏敬明向我走近过来的脚步声,突然一只脚伸过去,使绊儿,魏敬明险些没摔倒。

“你踩我脚了。”我还有理。

魏敬明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气哼哼地走了。

时局紧张，东北失守，解放军开始向华北进发。前几天传来消息，战线转移，国军已经退到山海关，共产党军队更是加紧推进，杨得志部已经潜入河北，夜行昼伏，正一步步向平津一带逼近。天津、北平已是共产党军队囊中之物。国民党当局放言誓死保卫平津，白天调动军队，坦克车、军人东奔西跑，夜里起飞飞机，往南边运黄金。完喽，完喽，老百姓都说完喽，没有指望了。

学校还在上课，孟老夫子还在讲他的《殷墟书契》。《殷墟书契》里面没有共产党，也没有国民党，没有三民主义，更没有共产主义，《殷墟书契》就是《殷墟书契》，谁来了也是一片鬼画符。

改朝换代到了最后时刻，青年学子热血沸腾，学校里随处传唱进步歌曲，“天那边呀好地方，一片稻田黄又黄，大家唱歌来种地呀，高粱谷子堆满仓。”还有更直露的，“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铁，这力量是钢”，号召年轻人准备战斗。

那时候我只有 17 岁，对政治不甚了了，虽然也读过许多激进书籍，但以苏俄小说居多。知道国民党特务政治

毒恶,也知道物价飞涨老百姓活不下去,更知道国民党官员贪污,没一个好东西,也知道共产党要建立新中国,可是到底共产主义是怎么一回事,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,我就浑浑噩噩了。

1948年进入夏季之后,学校里形势愈发紧张,张校长年初去南方开会,被国民党当局扣下,不准回校。最近当局更以张校长的名义给学校发来要求全体教授南迁的“通知”,教授们人心惶惶,无所适从。学生会一方,也加紧活动。准备一旦战事逼近,成立学生自卫组织,保卫学校,保卫教授,劝阻教授别跟着倒霉蛋老蒋南去,老蒋已经没有希望了,等着迎接新时代的曙光吧。国民党方面也更是最后的疯狂,密切关注学生情况,一些平时受注意的学生陆续失踪,几位糊涂教授被特务架上南去的飞机。

魏敬明是公开特务,可是谁能保证旁边这位旁听生不是特务呢?

林希也不是等闲之辈,自然暗中有了解惕。挨近这位旁听生坐着,眼睛向旁听生瞟过去,查看这位旁听生到底是什么人。

一个可能,他是外边渗透进来的共产党,知道我思想激进,暗中保护我不要暴露。第二个可能,他是三青团,表面上提醒我注意特务,暗中测试我是不是地下共产党,一旦探明